

《人世间》：读书，追剧

最近,根据梁晓声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人世间》大火。2019年,梁晓声老师寄来三部头大作时,及时读了,当时心想这要是拍成电视剧该多好啊。没想到两年多后,真的就上线了,果然大火。由于看过小说,刷刷剧倒没有那么强的愿望,还是更愿意透过文字,感受“人世间”的酸甜苦辣。

绿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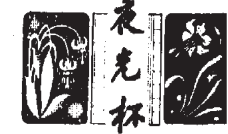
晓声老师真是了不起的作家,之前造访他的书房,听他讲述自己的阅读往事和写作生涯,深深被他的真诚和真情打动。每一个字都是用他略微有些小抖的手写在A4白纸上,写字桌上有削好的很多铅笔,一笔一画,一丝不苟,手稿上很少涂改,胸有成竹,流淌而出。我到来时,他正在书桌上写新小说,我拿过手稿看了一下,白纸右上方编号为:532。

“那是她教过的一名后来在电信局工作的学生送给她的,每年都送。吃饭时,我老妈问徐冉她带来的菜是在哪儿买的?不但新鲜,还干净,洗起来省事。徐冉说。”

这位徐冉应该是他笔下另一位女主了。仅看这几句,就能感受到梁老师文字的干净和细节的丰满,北影厂编剧本出身的他,对文字和细节有着近乎苛刻的追求。梁老师花了很长时间给我讲述新小说的来龙去脉,我听完充满了期待。梁晓声先生坦言,自己现在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收尾的工作,是准备退场的事。到目前为止,把心里还有愿望写的,都写出来。目前这个写完,还有一个小愿望,写完后,该退场就退场。人生到了现在,其实是不断地卸担子,人这一生,身上背的担子太多了,有些是生活所迫的,有些是自己强加的。现在的写作,就在做卸担子的事。这是多么让人羡慕的状态,也许作家只有到了这种状态,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创作力和完成度,这些年,梁晓声老师不仅创作力旺盛,而且越写越游刃有余,感觉每一部作品都像长在他身上一样,然后,他把“她们”卸下来,摆在读者面前,就是一顿阅读大餐。

这部剧在小红书尤其火,刚好我最近也开始玩小红书,随便刷一次都能刷到《人世间》,关于这部剧的方方面面都是小红薯们讨论的热点。由此,也让我反思,为什么这么优秀的作品,小说出版时少有声量,尽管梁晓声老师凭借这部小说获得“茅盾文学奖”。很多人会说,实在没时间看将近百万字、三卷本的小说。而当它拍成电视剧,几十集,追下来一两个月,我们就突然有了时间,甚至希望再长一点。读书和追剧,为什么有着如此大的反差?无疑,在繁重的现实生活中,人们需要娱乐来消解,刷刷、刷视频、购物等等都是很好的解压方式,而读书,往往会被视为另一种负担。我一直主张,阅读也应该是日常生活自然而然的状态,当我们沉浸在书籍的世界里,文字、故事、思想、画面……种种元素会带来刷刷、刷视频无法比拟的体验,也许,这种体验很难视觉化表达出来,也就无法“转发”给别人,只有真正的读者,才能独享这种美妙的体验。

不久前,我在小红书发了一张我的书房照片,一屋子书堆在地上,严严实实地挡着窗户。红薯们看了很开心,给我出各种主意,担心我楼板的承重等等。或许,看着别人陷入某种困局也是一种解压的方式吧。有一次,朋友罗雪村到我家,看到我书房如此局面,大为无语。他用铅笔画了一幅我的书房,并请我题签,我题道:“史上最乱的书房,每日陷入其中出不来,却乐在其中”。雪村兄紧而题道:“书的围城,你出不来,我进不去,哈哈……”



我想,这大概就是读书人的乐趣所在吧,只有沉浸在书中,才觉得世界安稳而趣味无穷,即便网络世界再怎么丰富多彩,炫酷缤纷,也不为所动。

《格列佛游记》的作者乔纳森·斯威夫特在《论诗》中如此书写地图:“所以,地理学家用狂野的图像/填满了非洲地图的缝隙,/又在无法住人的高地丘陵上/弥补城镇的缺席,画上大象。”绘制地图是填空的艺术,是人类想象力克服心灵深处的空白恐惧症的过程。但地图究竟是什么?它要为我们指明方向,还是诱使我们色彩和符号中迷路?

以十六世纪为边界,可以将人类的地图制图术粗略地划分成叙事地图与栅格地图的年代。近代以来大行其道的栅格地图自诩精确客观,是混沌世界可把握的缩影,是精微的测绘仪器对广袤无垠的征服,它们确信自己是“有用的”。可是不精确的地图同样“有用”:我们坐地铁穿越地下,明知地铁线路图上缤纷的线条勾勒的是一个与地面上迥然不同的城市,明知静安寺、常熟路与肇嘉浜路不可能位于一条笔直线上,却毫不担心,任由列车裹挟我们,进入魔都错综复杂的幽深处。

在绘制地图的漫长历史中,相对于从石器时代到中世纪形形色色的叙事地图,栅格地图只有四五百年的历史,却相对前者获得了碾压性优势。十五世纪开始,新测量仪器(罗盘、六分仪、经纬仪、天文钟)和新型测绘法(正交剖面测量法、三角测量技术)不断更新迭代,今天,信息技术终于建立起了一个完全覆盖地球表面的数字几何网。

地图何为

包慧怡

这不由让我们想起《爱丽丝漫游仙境》的作者刘易斯·卡罗尔在他最后的小说《西尔维和布鲁诺:终篇》里描述的终极地图:“最了不起的想法来了!我们画出了整个国家的地图,比例尺是一英里比一英里!……农民反对:他们说地图会盖住整片国土,遮挡阳光!所以我们现在把国家本身作为它的地图来用,我向你保证,效果基本上差不多。”

地形充满回忆和时间。因纽特人曾发展出一种天空图和云图的合集,对苍穹的性情了如指掌的他们能推断出云层下方冰块的质量,预测未来的气候;阿拉斯加西北部的科育空人发展出一套复杂精妙的故事绘图术,科育空人在其中航行的方式就是将细节和回忆编织成一张口述地图,

说故事就是他们的航行。叙事地图表现身临其境的特定之人对特定空间的看法。它们是对独一无二的旅程的记录,是按照旅行者的路线建构的,其边缘就是旅行者目力或经历所及的边缘。凝视一张叙事地图就是用目光和想象力参与“说书”,悬置怀疑,身临其境,正如旅行作家罗伯特·麦克法兰所言,它们“是深度地图,记载着过去,确认着记忆和风景的层层堆叠和互相交织……是活生生的概念,以别具匠心的方式被创造,经过了空间之脉搏的试炼。”

与之相对,栅格地图是一种将空间转化为信息、将地方转化为资源、为地貌设计实用路径的超高效方式。在蒸蒸日上的栅格地图术前,前科学时代基于宇宙蓝图、神话叙事、朝圣愿景、独特世界观的叙事地图节节败退。

今天,手机GPS导航和各类地图App全部都是基于栅格地图术运作的,这些插件使得我们要在城市中迷路几乎已成不可能。但在不断为我们提供从A地到B地的最佳路线的同时,栅格也取消了我们绕路、迷途、探索地貌的乐趣,取消了一种潜在可触摸的、诉诸感官的地图术。万事万物都能被坐标化,都能宣称已被几何网格纳入不偏不倚的位置,生活在被栅格地图统治的世界里会赋予我们“一切尽在掌握”的错觉。

中世纪地图师常在偏远的“未知之地”写上“此处有龙”的铭文,现在,没有被巨细靡遗地测绘过的未知之地已经不够用了,“龙”已从地表消失。加斯东·巴什拉写道:“每个人都应该制作一张被遗失的田野和草地的测绘地图。如此,我们就用自己亲栖其中的图画复述了这个宇宙。”

关掉地图App,尝试亲自凝视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风景,做我们自己回忆、感受与精神地貌的地图编绘师。借此,我们或许仍能以一个叙事抵御一个被坐标压扁的世界。



原来春天在这里 (插画) PP殿下

夜光杯刊登了有关我的文章《80岁 妈妈终于成为作家》,夜光杯微信公众号有很多留言。在此,向新民晚报的读者朋友们表示谢意和问候。



2020年,我80岁,出版了自传体长篇小说《秋园》,以此重现已逝去十几载的妈妈在这人世的雪泥鸿爪。妈妈平凡如草芥,早已湮没于大地,只是我再也没想到,借助于我粗陋的笔墨,她的生平竟得以复活。许多读者为秋园流下同情的泪水,年轻人说想到了自己的奶奶或外婆,一些读者不仅自己看,还买来送给长辈。

而最令我欣慰的是这样的声音:看来我也要去看外婆的故事,否则就要来不及了。

的确,一个最微小的人,也可以呈现与记录鲜活的历史。一个平凡的生命,当你如实呈现,也会焕发出感召他人的力量。而人们依然渴望阅读他人的故事与生活,依然需要文学,需要根植于这块土地、与他们产生共振的文学。

《秋园》的书稿,其实是十七年前就完成了的。这十七年中,我还写了其他一些故事。我一直对人、对人的生活感兴趣,想来本质上我是非常热爱生活的吧。当出版公司表示愿意出版我的第二本、第三本书时,整理文稿的过程中我也惊讶于自己竟写下了那么多东西!

这些以悲剧为主的故事似乎不能给人带来快乐,这让我有些抱歉。就我自己而言,其实也不想和往事重逢,那些人和事至今压迫得我胸口作痛。但我又忘不了他们。他们的形象在我脑子里来了又去,去了又来,恍惚间我窥见了他们,画面如此清晰。

他们多是劳碌一生的人物,无论我的亲人还是乡邻。当其时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因造化安排,我比他们活得更久些,因而才有机会写下我所记得的一切。佛学有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非佛教徒,但佛学的思维总是渗透在中国人意识深处的。回头看陆陆续续写下的这些文字,文字中涉及的生命多数不复存在,恰如泡影破灭于水面、闪电消失于天空;而我写下的这些故事则犹如梦幻——只是一场记忆。

这是一颗露珠的记忆,微小、脆弱。但在破灭之前,那也是闪烁着晶莹光芒的,是一个完整的宇宙。

八十,对一个人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也窥见我和死若即若离了。好在告别此岸之前,我以我的作品,留下了一颗露珠的记忆。

鸟鸣是春天的诗行

刘恋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直到我从城市搬回乡村居住,才真正体会到了诗中描绘的意境,再一次注意到这春天的鸟鸣。

前段时间,因身体缘故,回家休养。清晨,总是被一声声鸟鸣叫醒,那声音由近而远,由远而近。这安静祥和的曲调,比音乐软件排行榜上的任何一首歌都来得动听。它们或悠长,或短促,高低相合的旋律,让那颗浮躁已久的尘变得十分平静。在这样的氛围里,我总是喜欢躺在床上读一会儿名著,在一字一句里,让自己沉浸于书香世界。在鸟鸣啾啾里,也渐渐悟得了“鸟鸣山更幽”的真谛。

“稻田鳊鱼满晴沙,钓渚归来一径斜。”白天,我大都在院子里闲适地晒着太阳。青山绿水围绕的乡村,到处都是鸟儿的游乐场,随处都可以听见“叽叽喳喳”的呼唤声。有些鸟儿偏爱站在电线上眺望远方,不时地独奏一曲。有些鸟儿喜欢在天空中飞来飞去,小巧玲珑的身体一下子升上高处,倏忽间又跌到低处,一下子又像闪电般躲到了树上,啾啾啾地歌唱,连娇俏美丽的蝴蝶都忍不住为它们伴奏。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直到我从城市搬回乡村居住,才真正体会到了诗中描绘的意境,再一次注意到这春天的鸟鸣。

“鸛其鸣矣,求其友声;伐木丁丁,鸟鸣嚶嚶;出自幽谷,迁于乔木。”春天的鸟鸣从不停歇,这些鸟儿似是天生的歌唱家,为歌唱而生。它们好似也从不怕嗓子嘶哑,从晨光熹微唱到夜幕四合,再从某个无人注意的时辰,把白天唱亮。尽管如此,它们一如既往地歌唱着,没有谁觉得这鸟鸣声聒噪。放学的孩子,喜爱这鸟鸣,他们循着一树树鸟鸣回了家;地里耕作的农民,也喜爱着鸟鸣,因为有了纯天然伴奏,那片葱茏的绿,格外地喜人。鸟儿是春天跳动的精灵,是生命跃动的响箭。而那空灵的阵阵鸟鸣,是春天最美的诗行,值得认真吟诵。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吃好夜饭,早点睡觉,这句话在农村里最能体会到,农民晚上睡得早,因为第二天要下田。从前我在江西新余的山里务农,那年头没有电灯。5月份,下暴雨的夜里真可怕,门外一片漆黑,狂风、暴雨向小山村扑来,半夜,煤油灯那粒绿幽幽的火光,增添了诡异的气氛,这是看聊斋小说的最佳道具。一声响雷,震得土屋抖动,吓得我赶紧吹灭油灯,蒙进被子里睡觉。一夜乱梦醒来是早晨,村外山边,田野碧绿,空气清新,鸟雀欢唱,山涧轰鸣,鱼儿戏水,桃花梨花海棠花落英缤纷,想起孟浩然句,“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睡眠占了人生的三分之一,睡眠的好坏是生活质量一半的基础。每个人习惯不同,有人早睡早起,有人晚睡早起……我现在是晚睡晚起,每天11点睡,早上8点起床,人好像有生物钟在自动调节,一到8点自然醒。夜梦不

断,什么颠三倒四的精灵古怪,杂七杂八的古宅老屋,穿越时光的吃喝玩乐,股市屏幕红色绿色样样有,还梦见某处山里鸡血石、田黄石满地都是随你捡,真是开心啊,奇怪的是在梦里,我还在对自己说,这大概是在做梦吧?哈哈,醒来归零。

关于梦,宋人李若水云:“布衾纸帐残灯,老眼俄惊晓日红。好梦追寻忘首尾,但闻窗外竹摇风。”清代蒋仁有一副对联:“与其梦中说梦,不如觉里寻梦。”这句话大概是劝人不要凭空幻想,做事做人要踏踏实实。想想也是,做人,不要老想一些不切实际、虚幻缥缈的东西,还不如好好睡一觉,明天起床好好工作。

我天天睡觉做梦,朋友说,你赚到啦,睡觉也在梦里享受生活,时间一点

不浪费,你等于又多活了20年。

失眠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有时傍晚喝咖啡、龙井茶,晚上睡不着觉,翻来翻去就是睡不着,有的朋友晚上喝咖啡浓茶照样呼呼大睡。有人遇到大考、旅游前夜、中大奖、生病、被子太热、太冷、太饱、饥饿、噪音都会失眠,各种各样的原因会导致失眠。吃得下,喝得下,睡得好,睡得香,是健康的标志。宋苏轼《发广州》诗:“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清和邦额《夜谭随录 玉公子》云:“秦已黑甜,摇之不觉。”晚清小说《负曝闲谈》第十一回:“良久良久,方才入了黑甜乡。”“黑甜”,俗谓睡觉,也有人称睡梦中的境界为“黑甜乡”。

20世纪80年代某半导体杂志上刊登出一种半导体“雨滴声”助眠器,睡觉时打开,喇叭里传出有规律的滴、滴、滴

模仿屋顶漏雨的声音,我曾按照线路图制作过一只,可以调节声音快慢和音量大小,晚上睡不着,打开机器放在耳边,听着听着渐渐睡着了。旧时,有一种“养血安神糖浆”口服液,由中药材首乌藤、鸡血藤、熟地黄、地黄、合欢花等制作,此药用于失眠多梦、心悸头晕,非常流行,从前我父亲失眠,去医院配上几瓶,睡前喝一勺,据说睡得着。

古人说,先睡心,后睡身。陆游有睡觉诗:“白日悠悠喜意平,梦中历历觉魂清。觉时不落晨鸡后,静待天窗一点明。”助睡良方,关灯闭眼,躺平,全身放松,消除一切杂念,什么忧愁焦虑喜乐都不要想,顺其自然慢慢地会睡着。祝君:黑田乡里清梦长,一觉睡到大天亮。

十日谈

春眠不觉晓 责编:吴南瑶

失眠者注定是一座孤岛,是一个人的搏杀,自己统领千军万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里与虚无死磕。